

DISEASE and MUSIC

——優美的旋律是特殊的處方



韶音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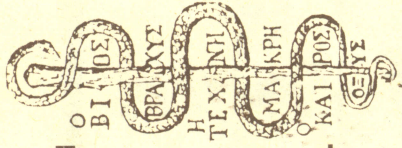
疾病與音樂聽起來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然回顧歷史，卻可以發現二者經常是息息相關的。雖然世界上有許多大音樂家，然而音樂不是他們所專享的。即使不是人人都能欣賞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或者德布西的歌曲，但是聽到一首進行曲，或者悅耳的華爾滋，一首熱門爵士樂或者叢林咚咚的鼓聲而毫無感覺的人似乎還是沒有發現過。對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而言，音樂是我們內心情緒變化和快樂的泉源。

一、以撫慰的歌來治病

既然音樂能感動健康的人，無疑地對那些情緒不穩定，容易受外界刺激的敏感人士而言，音樂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了。當希伯來第一位國王薩爾（Saul）因妒嫉其音

樂師大衛（David）而試圖攻擊大衛時，曾有過這樣一段傳說「……大衛手彈豎琴，附在薩爾身上的魔鬼悄然溜走了，薩爾又恢復了精神。」藥師艾詩利皮斯以藥物、手術刀和撫慰的歌來治病。所謂魔咒並不只是一連串的咒語，它本身有一種調調，必須對病人如魔似咒般地吟出。

古代音樂用在醫療上，前一章提過。音樂在畢達哥拉斯學派（School of Pythagoras）中扮演一重要的角色。根據一段證言「（On Remedies）醫療論第二十章也寫道：吹笛者，對著發抖打顫痛癢的部位吹奏，之後，病人痛楚全消感到無比地輕鬆舒暢。」有些哲學家也提過音樂療法，如奧勒士（Aulus Gellius）的閣樓之夜（Attic Nights）中重要的一章也述及這個問題。其中提到在勒斯福瑞斯（Theophrastus）的啟示論（On Inspiration）中寫到有不少人相信以下的說法，並有文字為證：吹笛師和諧而富技巧的笛音消除了腿痛風的痛楚，也療好了蛇咬



的傷口。又在地蒙克瑞德 (Democritus) 註：希臘哲學家，首先認為自然界任何東西由各種大小和各種形狀的原子做成。的論致命的感染症 (On Deadly Infections) 一書中也說笛子是吾等吃五穀雜糧長大的人病痛時的良藥。奧勒士寫道人類身心之間是如此地密切相關，以致生理與心理的病痛及治療也是如此息息相關。對某些醫生而言，音樂是一種透過心靈作用於身體的心理治療。但晚期的醫生就不那麼相信這種說法了，像二世紀的醫生索阿那斯 (Soranus) 就說過：「那些人真蠢，音樂與歌怎可消除病痛呢！」但無可否認的，音樂療法仍然為人所利用，不然多如過江之鯽的江湖漢、牧師、魔術師這些人在古羅馬各大城市中怎會有廣大的顧客呢。

尤其中世紀宗教醫療中，更可看到音樂在宗教儀式中所佔的地位。感冒可以和讚美詩有關；主教服瀉藥和放血也可譜為一富有醫學精神的民謠。甚至生活於豪華宮廷的侯爵患了梅毒也有音樂來治療。

二、音樂、舞和狂野的行為

我特別想要談一談的是一種怪病，這種只有音樂才能治癒的病叫大蘭登毒蛛病 (tarantism)。

這病在阿布里亞 (Apulia) 發現，而幾個世紀以來似乎也只集中在這地方，醫學文獻中常被提到，然而大都只是道聽途說罷了。很幸運地，從兩位可以信賴的阿布里亞醫生口中，我們得以窺得全貌。這兩位醫生親眼看到，並詳細描述了病例。其中名叫伊匹法尼爾斯 (Epiphanius)、佛迪南德斯 (Ferdinandus) 在發表他的醫學觀察集之前已在當地行醫 20 多年了，另一叫喬治·巴格里維 (Giorgio Baglivi) 是 17 世紀的物理派醫學家 (iatromechanist)，自從被當地一名醫生收養後，從此半生行醫，他在一名瑞士醫生的請求下寫了一篇短文報告有關大蘭登毒蛛病的事，但他認為不太滿意，於 1695 年又針對這一主題寫了一篇論文，例舉了許多生動的病例。

第三個重要的來源是有學問的耶穌會神父阿捨那西斯·喀却爾 (Athanasius Kircher) 在 1641 年出版於羅馬的書。此書與所有的魔力有關，並有一段專寫音樂的神力；它最長的一章是論大蘭登毒蛛病或阿布里亞的大蘭登毒蛛，它的魔力與音樂的感應。喀却爾收集了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有關資料，尤其不簡單的還收集到當地神位熟悉此病牧師的個人報告。其中最有意義的是將收集到用以治療此病的音樂公諸於世，也因此這音樂現在還能留傳到我們手裏。

雖然，病例似乎也分佈在義大利其他地區及西班牙地區，但是它集中在義大利那那馬靴闊踝，一個非常熱，叫阿布里亞的地區。貝格里唯用這樣的字眼描述它說：「上述阿布里亞位於東方，面臨東北季風，夏季常有陣雨。簡言之，阿布里亞因位偏東的地理位置和乾燥的土地因而倍受烈日肆虐，當地居民有如從燃燒的火爐中冒出來的空氣。居民的性情有如這兒的天氣；一般而言，他們性急、焦躁、有一頭黑髮及黝黑的皮膚，瘦癯癯的，沒有耐心，脾氣暴躁，然謹慎、敏捷，推論事物很敏銳並極好動。他們很容易發高燒及其他炎症。唉！在那個國家裏熱度太高了，我曾見到熱得使居民變成極度煩躁和發狂。」在另一章強調「在阿布里亞出現憂鬱、發狂的人的頻率比在義大利其他地方出現的頻率高出許多……更能肯定的是瘋狗在這兒比在別地更常出現，所以如此是炙熱的空氣所造成的。當人們被瘋狗咬後，為了治病就去修砌距離里西 (Lecce) 40 哩外的聖·維提 (St. Viti) 的墓園，讓聖靈福佑他們，然而要是他們能夠迅速治癒的話，可說是上帝的恩典了。」

(1) 大蘭登毒蜘蛛

這條海岸綫上居住著希臘人和部份麥格那、格瑞西亞 (Magna Graecia) 人。直到今天內陸人口成長速率慢，原始風光依舊如昔。大蘭多是主要城市，希臘時叫大蘭斯



大蘭登毒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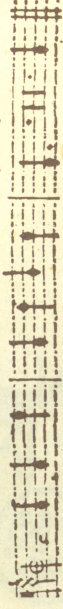
大蘭提拉的樂譜

Clausula Harmonica, quas Cytharadi & Auladi, in cura eorum, qui Tarantula intoxicati sunt, adhibere solent.

Primus modus Tarantella.



Si replica più volte.



Secundus modus.



Si replica più volte.



Dddd

Tertius

(Tarants)，羅馬時稱大蘭登 (Tarantum)，此地的民族舞蹈叫大蘭提拉 (Tarantella)，蜘蛛叫大蘭登毒蛛 (Tarantula)。蜘蛛叮人所發的病叫大蘭登毒蛛病 (Tarantismo)，被叮到的人叫大蘭他提 (Tarantati) 或是人們用一般的稱法：spezzati schantati, minuzati, rotti 或是 tramazzati。

蜘蛛分佈在義大利全國，南歐及其他各國，然除了在義大利為有毒的，其他地區皆為無毒的。貝格里唯又指出只有在義大利阿布里是有毒的。

這病最常見於七、八月盛夏時尤其是三伏天裏。不論清醒的人或熟睡的人，當感到有如被蜜蜂叮到一口時所刺痛而跳起來時，不用問就知道準是大蘭登毒蛛這壞東西幹的好事。接著只見他們穿過房子越過大街到市場上大跳其舞，不久人群中陸陸續續地加入一些剛被咬的或幾年前被咬的人，毒素一直留在體內，是沒有所謂痊癒的，每當盛夏來時，就發病。據說有人 30 年來，每年夏天都發病。這種病不分年齡、性別都會感染的，五歲的小孩到 94 歲的老人都可能被咬，其中年輕人佔大多數，女性患者又比男性患者多。雖然農人病患為數不少，但是也有淑女、紳士、修士、修女罹病。這種病也沒有種族歧視，斐迪南德斯所認識的人中有一名吉普賽女孩和一名黑人都被咬到而後發病跳舞。

(2) 女人的小狂歡

像這樣成群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聚在一起狂舞，「有時流行某種衣服，有時某種背心、領花及其他飾物之類的東西。他們大多偏好灰色的衣服，不然就是紅色、綠色、黃色的東西，但不歡喜黑色，一見到黑色就歎息。

要是他們身旁出現穿黑衣服的人，那人準被撞走無疑。」有些人撕衣服並袒胸露乳，全然忘掉什麼叫貞節。差不多所有的人手裏都搖動一塊紅布，並樂在其中。「有人跳舞時，手持一藤枝或一蘆葦，或揮舞，或浸在水中，或縛在臉上頸旁。有人手持劍有如擊劍家在比劍，有人手持鞭子互相毆打。女人手持鏡子又嘆息又哀嘆極其不雅。還有更奇絕的動作，像憑空揮舞，就地掘洞，如豬般於泥中打滾。同時人人豪飲，豪飲後就如爛醉的人一般又唱又叫的。如此至始至終地附著音樂狂舞。

舞與音樂是唯一的藥方。有人因為沒有音樂而在數天甚至 1 小時內死去。斐迪南德斯博士的表弟就是被叮了後找不到樂師奏樂而在 24 小時內死的。然一般而言，樂師不是一下子可以找到的。事實上當樂師在時，蜘蛛似乎變得特別活躍，同時音樂似乎比夏天的炙熱更叫人舊病復發。夏季中樂師帶著小提琴、各種風管、豎琴、扁鼓、小鼓在村中巡迴奏大蘭提拉，奏大蘭提拉時是反反覆覆一直不停地，愈奏愈快地。有如貝格里唯所說的「真的，不論它那特有的音調有多少變化，此曲的音符必以最快的速度飛奏過去。」（這種快速演奏方式的音樂就是一般所叫的大蘭提拉）」樂師在一地停留個幾天或一星期左右，然後換到下一個村落去演奏。一季中還真可賺不少錢。

病患和著曲調狂舞，連續不停地跳好幾天，4 天或 6 天不一定。斐迪南德斯還知道有每年跳好幾回，每回跳 2 個禮拜的，不過這也是少有的。

再次引用貝格里唯的話「通常太陽升起時開始跳，一直跳到午夜 11 點。要是有人停下不跳時，那不是因為跳倦了，而是樂器走音了，這時那些人內心不知有多激動和憤怒，直到調整音調，重新開始跳舞，心境才回復過來。整個活動直到半夜停止，這時他們上床淌出一身汗來，然



後餵以清湯之類清淡的食物來恢復體力，因為飢餓過頭的人是不宜吃油膩的東西，大約在午夜一點，最遲不超過二點，他們又和白天一樣開始跳舞。情形就如同上面所說的，狂舞至午夜、上床、出汗。當病要好的時候，吃過一點東西就躺下睡了。

病患如此狂舞幾天也都精疲力竭了，同時病也好了，至少能說暫時好了。然而，他們知道體內的毒素于每年夏天大蘭提拉奏起時會再叫他們發狂。很多人，尤其是女人，不但不在意，甚至還有一點喜歡，例如戀愛中或感到寂寞的女人常常裝病，為的是加入跳舞的行列中。又有人故意于跳舞的時刻來臨時裝慾為了要更多的 *deliramenta* 或為了能更熱情地跳。整個過程有時被戲稱為女人的小狂歡。

醫生對這怪病很感興趣，他們相信病是由大蘭登毒蛛叮到的結果，但卻很難加以解釋。同一大蘭登毒蛛在阿布里里一地有毒，在其他的村落毒性似乎就消失了。貝格里唯一一隻兔子在拿波里被阿布里里的大蘭登毒蛛咬了一口，雖然請樂師奏了一大堆不同曲調的音樂，然而兔子在第五天死了。奇怪的是，有人于阿布里里地看過一隻黃蜂和一隻老鼠被咬過後跳舞的。大蘭登毒蛛自己聽到音樂後也跳舞，拿波里一位醫生不信這些，而於 1693 年在 6 個目擊者和 1 名公證人面前，由 2 隻阿布里里的大蘭登毒蛛在左臂上咬一口。他除了感到一點刺痛和左臂有些腫以外，並沒有其他什麼不良後果。這樣說來，似乎是阿布里里的氣熱使病毒素產生特殊的影響，然而其他也有和阿布里里一樣炎熱的村落，那兒的大蘭登毒蛛卻沒毒，這太離奇了吧！

另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是毒素留在病患體內達數十年之久，除了夏季極短時間內病狀發作外，其他三個季節都沒有病狀出現。不過對梅毒而言，這可以解釋得通。病患在梅毒第二期後看來好像已經痊癒了，但幾年以後卻又發病，這表示病毒仍留在體內。就大蘭登毒蛛病而言，其毒素仍留在體內，定期地由酷熱和音樂喚起。

醫生看過好多病人，但發現病狀都不很明顯。真正被

咬的地方腫起鉛色或黃色的圈圈，這和被一般蟲咬沒有什麼大區別。若是其他的病，病人自會申述其症狀如頭痛、呼吸困難、心痛、昏厥、口痛、沒有味口、骨頭痛。此病患者常常說的症狀是感到骨頭好像要斷裂了。當然啦，因為他們全都跳舞，單就如此激烈的運動就足以解釋這現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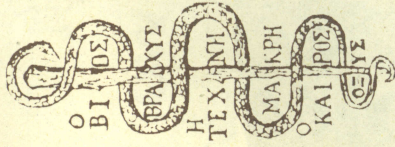
醫生試著用各種方式來治療。他們建議醫療傷口就像醫療一般其他毒物咬到一樣，用燒紅的針或玻璃片讓毒素流出。貝格里唯建議用紅熱的鐵灼燒，不過他從來沒瘋到這樣做，因為他們使用糖漿或白蘭地酒的內服解毒劑來治療。

除了大多數的病人都沒有傷口外，結果也是令人喪氣的。病患很多是從前被咬的，醫生對病患在盛夏狂舞而汗如雨下這事認為過量的出汗會影響毒物的逼出。故而他們讓病人服下發汗藥以取代狂舞後過量的出汗。但是病依然故我不見治癒，最後醫生只好承認音樂是唯一的治療方法了，不是所有的音樂而是數百年來在阿布里里專治大蘭登毒蛛病的音樂。那音樂，那由音樂產生的舞蹈和音樂所帶來的鼓舞治癒了病人，雖然可能不是永久性的治癒，但至少這一季是暫時治好了。

(3)體液的凝聚說

身為一個好的物理派醫學家、貝格里唯是不難解釋病理和治病方法的。他寫到：「想必這毒物本身含有極高的狂性，但因各人體質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其主要的影響是壓縮、凝結、以及精神抑制作用。大蘭登毒蛛的毒性是由於巨毒的作用使體液凝聚，此巨毒中的某些活潑而不穩定的成分却能使體液不會完全凝聚。因此稍微刺激情緒或體液，巨毒就會保持其活潑與不穩定。正由於這個刺激，病人會不由自主地癡癡起來。」

基於這種理論很容易解釋音樂的效果：「很明白地……常人聞樂而舞，同理被大蘭登毒蛛叮到的人因為聞樂而舞



結果病好了。很可能是由音樂躍入空中，透過肌膚刺激情緒和血液，因而以某種方式溶解並驅散了體液的凝聚，隨著音樂的加快，溶解的效果也益見顯著，直到最後體液回復成流體。如此藉著身體不停的搖動與顫動，病患逐漸復甦了；也就是這一連串伸動四肢，站起來，呻吟二聲，四處亂跳，直到出汗漸將毒素逼出為止。」

18 世紀時大蘭登毒蛛病似乎漸漸消失了。這類的病又有所聞，是由於貝格里唯發表的論文引起醫學界對此事注意以後的事了。貝格里唯的名字產生很大的效果，醫生和外人開始注意這怪病是否也在他們國內發生。1975 年的紳士雜誌刊出——義大利音樂系學生史帝芬·史脫瑞斯在多瑞見到此病，並為病人奏了大蘭提拉，他記下音樂並附在信中。另外也偶有來自其他地區的報導，不過大致上來說，這病是消失了。此外阿布里里的大蘭登毒蛛和其他地區的大蘭登毒蛛並沒有不同，被叮後是絲毫沒有中毒的現象。那麼這病不是由蜘蛛的毒所引起的，又是由什麼引起的呢？雖然，幾世紀以來有不少人感染過此病，也只好視大蘭登毒蛛病是一個謎了。

(4) 大蘭登毒蛛病是精神病的別名

斐迪南德斯觀察一些人的線索認為大蘭登毒蛛病根本不是病，但是有些人辯駁道如果大蘭登毒蛛病只是虛構的，那就不會有那麼多窮人，尤其是窮女人，花費所有的錢在音樂上了。因為他們深知若是沒有音樂和舞蹈，病情將會更糟。斐迪南德斯又說到，有些人認為大蘭登毒蛛病是一種憂鬱症和精神病。毫無疑問這種解釋是對的。大蘭登毒蛛病是一種病，但不是由大蘭登毒蛛叮到引起的，而是一種精神不協調，一種奇怪的精神病。

現在我們試著來解釋為何人們將這種精神病和大蘭登毒蛛扯在一起？為何它如此以奇怪的症狀來表現？斐迪南德斯（Ferdinandus）提到一種很蠢的錢索。音樂療法的來由，已不為人所知，只知道希臘的傳統仍然根生在此地

。這地區曾是麥格那·格瑞西亞的一部分，並有二個偉大的希臘人在此教化。

斐迪南德斯在無意中找到了答案，我們知道在畢達哥拉斯教派中使用大量的祭祀音樂，在此一地區，古代的神如酒神和其他諸神在祭式中，尤其是酒神的祭祀，常演出純然色情的狂飲儀式。

人們隨著音樂狂舞，穿著編有藤葉亮麗的衣服，搖著神杖、口出穢言、撕衣服、對打、飲酒。這儀式和大蘭登毒蛛病的病症之間的相似之處實在令人驚訝。

基督教很晚才傳到阿布里里，在這裏古代的風俗和信仰深植在原始而保守的人民之中。基督教要和崇拜偶像競爭，必須在很多方面改良以爭取信徒。例如保留古代的假日使其成為某一基督教徒日。教堂在被毀的寺廟及古代崇拜偶像的地方建立起來。以聖人取代偶像的功能和特徵。古代的祭祀及它的過程，都以基督教的形式取代。當然也有教會做不到的地方。它不能同化酒神祭祀中瘋狂的儀式，必須和此儀式一戰到底。然而這些儀式所表現的一些基本特質早已深深地根植在當地了。我們可以想見，那麼多人祕密地聚在一起跳那古老的舞，這將是怎樣的一個局面呢？當他們保有這樣的風俗，同時也這樣做時，這令他們感到罪過，直到有一天，我們不知道是那一天，但一定是中古世紀中的一天，跳舞的意義改變了。古老的儀式不再是儀式而是病狀的表示。音樂、舞及狂野的行為因此合法化了。除了真正患大蘭登毒蛛病的人是病患外，沉溺於這些活動中的人們都不再是罪人了。

所有的醫學證據指出，阿布里里當地居民罹患心理疾病的比例相當高。毫無疑問地，大多數大蘭他提都是神經病患。大蘭登毒蛛病是這地區神經病的別名。在這裏我們又看到在基督教世界中殘留下的異教社會，以及一個醫學與音樂相關的有趣例子。